

特别策划

# 秋有月

□ 甘雪芳

秋深,心脏如噤声了蹲在苔石上静止的蛙。

风中有了像样的凉意,百花开遍,菊桂登场。随暗香起伏的,是一些幽微的感应。飘飘荡荡,语焉不详,直至深蓝夜幕中升起一轮皎皎孤月,叫人蓦然伫立,无限情思涌动。是古中国的月亮呵,是盘古的一只眼睛化作的琥珀,磁石般将人间万姓引入它设置的情境,发明出一种“哑”。

莹亮、宁谧、圆融,是中秋。季节行至深谙处的欢欣,与春节遥相呼应。如果,春节是一种出发的跃跃欲试,中秋则是翻山越岭后的休整。前者经充沛的阳光与雨水引向“盛”,洋溢慷慨与踌躇;后者则是清风明月转入的“敛”,示着稳泰,以及一抹诗意的朦胧。

一阳一阴,一喧一静,一个人世一个出世,在春与秋两个季节山鸣谷应,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张力。

月亮走,我也走。圆月高悬如镜,照古,照今,照山河,照进每一个人心内的悲欢。比“阿波罗”11号更早登月的是嫦娥和她的玉兔,最古老的空间站是广寒宫。古人没有月球的概念,亦没有星系的图景,但时至今日,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深信,替我们驻扎在月球的是那一道仙袂飘飘的身影。时光深走,这个日子不再只是一个时令,一个节日,更是一种幽深的乡愁,叫人收起步伐,沉静下来,双手合十。

是尧为王冠寻找新主人时,照在巡查山林河泽的舜双眉上的月亮;是周天子的采诗官摇着木铎进入夜色,远远听到的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”里的月亮;是照着张翥,也照着班超,漫漫丝路上映下剪影的月亮。在载人飞船发明以前,它就被千万次地造访过;在手机问世以前,它就用于脑电波接收和发

送过无数条讯息。

大漠孤烟,它充当将士们的邮筒,投递思念与牵挂;寂寂石窟,它是夜空的案几上彻夜点燃的香炉,伴僧侣们禅定隐修;浔阳江头,它摇曳如烛,慰藉天涯沦落的歌女,青衫湿透的诗人。如一个恒定的参照物,起起落落,尘土飞扬中,照耀着世人的处境与祈祷。满月,何以如此简单,又如此丰富;如此寻常,又如此神秘;如此古老,又如此新鲜?以其清白光照、圆润弧度,承载着、寄托着、象征着、隐喻着,为每一个信奉之人提供精神的归属。“开帘见新月,便即下阶拜。细语人不闻,北风吹罗带。”有多少心事要诉与这月圆之夜?天上宫阙,而今居住了多少先人?

这颗黑漆漆的、坑坑洼洼的、没有大气存在的物理意义上的星球,在这源远流长的国度里,成了解“万古愁”“古难全”的过期药丸。佳节既至,千里万里,共享一轮婵娟,不应有恨,幽眇欣喜,这是独属中国人的浪漫与含蓄、审美与性情。

秋已浓,月将圆。久盼此日,驱车前往故乡山中,青砖黄土筑的老屋,经岁月摩挲出包浆,于绿荫中翘首;溪流绕村蜿蜒而过,迎接与月光的交相辉映。觅一凉亭或露台,搬来木质桌凳,摆上备好的蜜柚、月饼与一壶清茶,桂香满溢,虫吟孜孜,任月华倾洒,品这深宵况味。

期待大美之下的那份“哑”。

而对于故人,月色本身即是最好的祝词。



听读井冈

# 且喜人间好时节

## “人间月亮”

□ 帅美华

我问母亲,她小时候过中秋节是怎样赏月的?她沉默良久,竟念起两句歌谣来:“凉月光光,顶顶当当。日插田,夜扯秧。”

我听了一怔,转而惊叹,“顶顶当当”是我所听到的形容月光最生猛、最劲道的词语。以往所识的月光,轻、薄、温柔、透明,如水如纱,如烟如雾,给人的情思总是低回而婉转的,甚至带几分幽怨,而在“顶顶当当”中,我仿佛听到月光如裂帛般清脆的声响,一曲劳动者激昂的号子在银光闪闪的稻田里穿梭激荡。这是《诗经》里的“风”,是最简洁、最朴素的民间语言。

在这一瞬间,我才恍然明白,小时候,乡村里所有的人,为什么称月亮为“凉月”,祖母嘴里的“月”,父亲嘴里的“月”,所有张口说的“月”,都是“凉月”,不是“月亮”,也不是“亮月”。“别用手指凉月,小心凉月割你耳朵。”“凉”相对的是“热”,“月”相对的是“日”,我们渴望着“日”的光焰和热力,又惧怕着它利刃般穿透骨头的杀伤力,在抢救抢种,整天伏身于土地的庄稼人眼里,“凉月”的光是洒在他们背上的清泉和甘露,洗去白天的灼热,清凉每一寸肌肤。

在母亲的记忆里,没有中秋赏月的细节,月光的温柔与深情已经深入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肌理之中,是无须刻意去赏的。“有钱就买刀菜(村里人嘴里的‘刀菜’指的都是买肉),大家吃一顿”,但中秋的仪式感还是深入到了民间。它以“人间月亮”的甜美和圆融进入到千家万户,成为沟通情感的桥梁和媒介。这就是月饼。

一年说起来短,其实也很长,所以每隔一段时间,便有一个节日像领航航程的浮标一样冒出水面。既然是正儿八经的节日,就要送节。端午送扇子,还用新麦揉的粳,新炸的麻花;中秋节就送月饼。对农家来说,这些吃食不是随时都有的,所以格外郑重。送的人如此,收的人更是如此。节日过后的很多日子,祖母逢人就讲,“这是我冬秀(姑姑的名字)买来的”,或“这是我某某送来的”。宣扬他人的美德,不仅自己体面,也有一种对他人恩情的珍惜和铭记。谁也不能活在真空中,不论是亲人,还是朋友、邻人,相互的支撑、帮助,总会令我们在人世的屋宇更坚牢、更温馨。

月饼有送一斤的,也有送半斤的。在乡间流行的月饼有两种,一种是发饼,以面粉为原料,加以白砂糖,用酵母发酵,佐以白芝麻,烤至金黄,松软醇厚;另一种叫酥饼,在面皮里裹上冰糖、桂花、黑芝麻等馅料,表皮上敷一层厚厚的芝麻,香味十足。这两种月饼,都可做大,可做小。大的,如银盘,一个就是一斤;小的,如碗口,四个一斤。都用纸包着,打开包在外面的纸,就是打开一个节日,一份情谊,一份口腹间久藏的渴望。因这些渴望,我觉得祖母的橱柜一年四季都是香的,她像变戏法似的,总能从柜子的哪个角落里变出惊喜。

姑姑的到来,则把每个节日的狂欢推向高潮。搬进城里的她,带回来的也是城里的风潮。中秋的时候,除了发饼和酥饼,姑姑还会捎上一斤龙酥饼,那可是乡间的稀罕物。龙酥比小发饼和小酥饼都要小,除了馅料软糯香甜之外,它的包皮,一层叠着一层,层层酥松,每一丁点皮渣,都油光光的,一入口,就化在唇齿间,酥软了整个身子。

现在的月饼可以说花样繁多,有甜的、咸的、咸甜的、麻辣的;有豆沙馅、莲蓉馅、五仁馅、蛋黄馅……货源的充足,物流的迅捷,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和抵达的可能,但不管选哪种,都吃不出原来的味道。那味道是对逝去岁月的缅怀,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寻,是嵌入一代人心中的朱砂。

最圆最亮的月,一年只此一夜。再重见,又要等待一年。在这一夜里,我们望着天上月亮的圆满,捧起“人间月亮”的香甜,月圆人也圆,将爱与思念流传,让美好的祈望与丰美的味蕾相互交织,描绘出人间一道恒久的风景。



第 2208 期  
 邮箱: cui lan 1972@sina.com  
 电话: 0791-86849202

## 中秋夜

(外二首)

□ 周 箴

中秋夜,坐在露台赏月  
 坐在月光的银辉中,影白,风微  
 车鸣如秋虫,被我们的耳朵捕捉  
 俯瞰街区闪烁的灯火,车水马龙般  
 涌入寂静的、蕾丝花边一样的天幕

我看见,每一盏灯火下的家庭  
 都充满快乐的泡泡,还有一些缺失与孤寂  
 在亲人中间无法辨认  
 天上那盘纯熟而圆润的月亮  
 整个夜晚,我都在凝视着它

那滋味,像是年少时品尝过的  
 一枚五仁月饼  
 有冰糖、五仁沙甜的口感

### 月亮在野

一枚发烫的月亮,它的枝蔓在夜的  
 帷幕上卷曲缠绕  
 房顶上一只猫的叫唤有了旧朝的忧伤  
 深夜时分。是我给你写信的时候  
 “月亮在野,我心在彼……”

当夏季已消逝,斑斓仲秋里的  
 一枝银杏合欢,它的触须从背后缠绕我  
 那只猫对着月亮,彻夜肝胆俱裂地叫唤  
 像是要把心念,啜在我素白的信纸上

### 等一个送信的人

等一个送信的人,等得恍惚又忧伤  
 白胖的月光仿若一头猛兽  
 吞下吴刚的斧头,桂花翘翘如碎雪  
 流光旖旎如竖琴

一层银沙  
 一匹黑马  
 一盘明月

纵横八千里内,只有一个癫狂买醉的人  
 对着沉落水中的月亮  
 痴望。悲秋。念故园,久不上岸

更多的时候,他守着信物  
 在一封旧信的开头词里,烂醉如泥

月亮在天上走得很有节奏  
 童谣一般咳嗽咳嗽地唱  
 光华在祖母身体上流淌  
 那身体像一个温暖的河床  
 乡路打着淋漓  
 裹挟几声柔和的犬吠  
 她在路口张望,等待  
 儿孙小浪花似的脚步  
 一起一伏闪耀中秋的光芒

小女儿在上海

## 守望

□ 梅曙平

那里灯光和喧嚣好像煮沸的粥  
 大儿子在深圳  
 那儿横过来直过去的街道  
 密如蜘蛛网  
 她寻思:是不是每一个城里的娃  
 都有一把乡村的故事?  
 黑灯瞎火的村庄  
 其实早已瓜瓞绵延

她殷殷地张望着  
 眼睛如同两团黑色的火焰

活泼泼地燃烧  
 村路白生生的,月光躺下一片  
 数只砸醒的寒鸦破巢而出  
 翅膀顶着一轮圆月  
 像童年的小手捧着香喷喷的饼

豆棵齐刷刷地在招手  
 一半入世,一半眷顾  
 祖母撩起衣襟擦了擦泪  
 任凭银发,在风中飘呀飘  
 看上去像弯弯曲曲的藤

## 自是花中第一流

□ 周敏生

我居住的小区内,种了许多桂花树,中秋前后,每天清晨推开窗户,便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,淡淡的,幽幽的,像飘渺的游丝,像天上的仙乐,似有似无,若即若离。每当陶醉其中,便会低吟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词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疏疏迥迥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……”

桂花树给人的感觉是安守本分,不事张扬,不标榜清高,故作姿态,也不搔首弄姿迎合世俗,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长着。它向世人展示着一种独立的“树品”和“树格”,令人景仰。而默默绽放的桂花酿造了一个恬静而不失热烈、优雅而不失奔放的秋天,人生若能如此,清而不傲,老而弥香,那是一种至高的境界。

检阅古籍,知道桂花树最早在我国的神话和地理书里就出现了,《山海经》中就有“招摇之山,临于西海之上,多桂,多金玉”的记载。我不知招摇之山、西海在今天哪一个区域,但是由此知道,我们的先祖早已识得桂花树,并珍视桂花了,他们将桂花与金玉并列,可见它的高贵。

桂花树驯化引种是在汉代,汉初引植于帝王宫苑,获得成功。唐宋以降,桂花树栽培开始盛行,文人墨客植桂十分普遍。唐代宋之问诗云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宋代杨万里诗称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”桂花只是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见。所以,杨万里直接声称桂花树不在人间,是从“月中”来的,但无论如何,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,来到温暖的人间,被微风吹散,弥漫了满山遍野,弥漫到广厦林立的城市,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庭院了。陆游诗曰:“重露湿香幽径晓,斜阳烘蕊小窗妍。”也是描写桂花树进入庭院中的美景。值得欣赏的是,明代杨慎以诗叙述了当时的一种习俗:“宝树林中

碧玉凉,秋风又送木樨香。摘来金粟枝枝艳,插上乌云朵朵香。”那个时候,女子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乌黑发亮的头发上,“乌云朵朵香”的就不仅是桂花本身了,它与人的思想和灵魂融为一体,是美的化身与象征。

桂花树是木樨科常绿灌木或乔木,是集观赏、药用、食用诸多特性于一体的名贵花木。植物志上说是桂“花序簇生于叶腋”。“叶腋”是什么意思?植物志上的定义还是很专业的,“叶片向轴一面的基部叫叶腋”。我还是弄不明白,请教林业专家,他通俗易懂地告诉我,桂花树是一种阔叶树,叶子从树干或树枝上生长出来的时候,每枚叶子都有一个“把”——叶柄,然后叶子在叶柄上展开,而叶柄与树枝之间就有了一个夹角,就像人的胳膊窝——“腋”,这个比方很形象。我摘来一枝桂花,仔细观察,原来桂花是从桂树叶子的腋间长出来的,紧贴着枝干,相当低调地隐身在对生腋下,所以,平视或俯视的时候,往往只见一树纷披的绿叶,一旦站在高于我们身量的树前,稍微仰视,淡黄或橙黄的簇簇桂花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桂花树的形状、姿态优美,修短合度。它不枝不蔓,不疯也不野,不像泡桐长得漫漫散散,毫无节制,也不像法青那样过于拘束,少有灵气,更不像牡丹、玫瑰那样富丽,给人一种距离感。桂花的花朵虽小却是成簇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,展示一种凝结的激情和力量。它的香型淡雅随和,很自然、很具亲和之力。大凡花卉之香,或清或浓,不能两全,唯有桂花清浓兼备。论清则可涤尘,使人如饮香茶,如沐春风,心胸透明,俗念全无;论浓则可透远,其香能飘数里,满布城郭,使得人人共享,不偏不倚。难怪古今有识之士、诗人词客,均把桂花推为花中上品,誉为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